

天雞邈邈 杳如黃鶴 — 試探鳴遠紫砂器

蔡格森

歐洲日報 總編輯

清朝康熙雍正年間的製壺名家陳鳴遠，論名氣，論工藝，被視為足以和明朝大名家時大彬先後輝映；他的作品精妙絕倫，收藏家無不夢寐以求，希望能得其一二，才足以告慰平生。

由於時代久遠，可靠的時大彬傳世壺，宛如鳳毛麟角，幸好有幾把墓葬出土的茶壺，從壺的風格做工，以及墓主身份背景，普被肯定為是時大彬的真蹟；紫砂壺的歷史，也因此補上一段空白。

陳鳴遠和時大彬一樣，後人頻頻仿作，不少出土的古壺底款，或刻或印，落的是鳴遠，或陳鳴遠。但稱得上可考的鳴遠器，只有一把福建漳浦乾隆墓出土的朱泥壺，雖是斷嘴殘件，中國大陸的學者宋伯胤先生仍許為標準器，研究陳鳴遠紫砂壺，這把壺是不能錯過的參考品。

探討鳴遠壺，除標準器稀少外，環顧台灣、香港、大陸，以及海外博物館收藏的紫砂器中，也有一些款落大彬或鳴遠的，但因為上一世紀二〇年代到四〇年代的上海骨董市場，出現了器形精心設計，成形又經高手的紫砂仿品，它們混居博物館一段時間後，有的竟被評為真品；對紫砂研究者而言，這些精工細作的仿品，就變成一大障礙了。

例如「鶴邨」款的紫砂器，前人記載，陳鳴遠號鶴峰，卻因為鶴邨款的紫砂器不少，以致於有人認為，「鶴峰」可能是筆誤，陳鳴遠的別號應該是「鶴邨」。也有兩者兼蓄，認為陳鳴遠號鶴峰，另號鶴邨。對這樣的說法，個人認為大有斟酌的餘地。

一、

陳鳴遠成名甚早，在他還年輕的時候，宜興縣志的纂修者寫他：「工製壺、杯、瓶、盒，手法在徐、沈之間，而所製款識，書法雅健，勝於徐、沈，故其年雖未老，而特為表之。」（註1）這時候他大概才三十幾歲。

康熙朝的宜興縣志刻於康熙二十五年，對於「年雖未老」的陳鳴遠，竟樂於「特為表之」，可見他的工藝水平，絕非尋常之輩。

推崇陳鳴遠作品的，還包括康熙年間的文人學士，名人望族。吳騫在乾隆五十一年「陽羨名陶錄」說到陳鳴遠，「足跡所至，文人學士爭相延攬。常至海鹽館張氏之涉園，桐鄉則汪柯庭家，海寧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，而與楊中允晚研交尤厚。」

吳騫提到的這些文人名士，楊中訥字崑木，是康熙三十年的進士，官至右中允；馬思贊號衍齋，善畫精雕刻，汪柯庭官至兵馬司指揮使，曹廉讓是康熙三十八年舉人（註2）。這些士大夫「爭相延攬」陳鳴遠，甚至跟他有深厚的交情，這是一般陶工所沒有的地位與機運。也由於他們對陳鳴遠的讚美，大大提升了陳鳴遠的地位，被許為紫砂史上的一代大名家。他會成為後人仿作的對象，也就事所必然。

二、

從陳鳴遠交往的對象判斷，他的創作旺盛期在清康熙年間。但漳浦出土的朱泥壺，底款「丙午仲夏鳴遠仿古」，丙午年推斷應是雍正四年，如這壺真是陳鳴遠手製，那麼他的創作期下限還到雍正朝；這時候，他大概已是七十歲上下的老陶藝家了。（註3）

幾十年的製壺生涯，陳鳴遠一輩子的作品照理有一定的數量，只是目前能夠看到，流傳有序的傳世品，似乎沒有。這時要研究陳鳴遠的作品，除了收藏家手中出土的鳴遠款砂壺外，博物館收藏的鳴遠紫砂器，是重要的參考件。

問題是，博物館中的鳴遠紫砂器，包括茶壺和文玩雜項，多購自上一世紀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的上海骨董市場（下文簡稱上海期），正是近代紫砂仿品的高峰期，用博物館藏品來論證陳鳴遠，便大有陷阱。（註4）

例如上海博物館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四川重慶博物館，紫砂藏品包括來自龔心釗、北山堂、李初梨的捐贈，大多購自上海。台北鴻禧美術館、歷史博物館的藏品，也出現在另一收藏家陳克立的「陽羨砂器精品圖譜」中。陳克立的藏品也是抗戰勝利後，得自上海骨董市場。

這裡我們舉幾個可以對照的例子：

一、葵花八瓣壺，一把藏在香港茶具文物館，底有刻款「鳴遠」及「陳鳴遠」印款（圖1），另一把藏在蘇州市博物館，落款「大彬」（圖2），這兩把壺的大小造形，可以說是一模一樣，已被視為近代作品，不再列入大彬或鳴遠作品。

二、鴉尊：其一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有「陳鳴遠製」印款，刊「紫泥清韻陳鳴遠陶藝研究」書中第一三六頁（圖3），另一鴉尊藏香港茶具文物館，稱鴉形水注，有陳仲美款（圖4）。造形一式，也都是紫泥摻粗砂，以塑造「梨皮」質感。

三、估古爵杯：其一見於陳克力的「陽羨砂器精品圖錄」，有「陳子哇」印款（圖5），書中形容「泥灰紫梨皮，通體古樸，雅靜醇厚有致」。另一件刊於紫泥清韻第一四一頁，上海博物館藏品，有「陳鳴遠」陽文方印款（圖6）。

四、仿古天雞壺：其一刊於陳克力精品圖錄，底有刻款「鳴遠」兩字，另一見於「宜興陶器圖譜」，註明陳仲美天雞壺。兩者雖略有不同，但器形文飾顯然同一來源。

這些同一器形造工，落不同名家款的紫砂器明顯是後仿品，分別落上不同名款，可以想見，當初是準備找不同的藏家出手；被仿的名號，陳鳴遠似乎是最主要的款識之一；仿作的種類，也不只是茶壺。

仿品雖然增加我們研究陳鳴遠的困難，但一旦認定出仿品，從其器形文飾落款，尋得仿作軌跡，說不定反能導引我們，摸索到仿作者的大門！

三、

說上海期販售的陳鳴遠紫砂器，全是仿作，或許太武斷，但說其中有不少仿品，應該是可信的。

因為有人證，顧景舟、蔣蓉自己承認參與過仿作；也有物證，蔣彥亭的侄兒蔣淦方還留有蔣彥亭仿古作品的手稿（註 5），手稿中的匜、獨角獸壺就出現在陳克力的「陽羨砂器精品圖譜」書裡。

古董商如何解釋，為何有那麼多陳鳴遠的作品出現在市場上呢？我們從龔心釗和他姪婿陳克力的敘述中，或可略知其中的微妙。

龔心釗說，「余之佳品，大半皆出自張氏也」。張氏是誰呢？他說：「松江張氏，即張之敏詩天之先代，楊崑木乃張氏之婿。蔣時英與其婿陳子畦繼僑松江，其設肆之舊品，全歸張氏諸房分藏，迄不出售。故百餘年來，陳氏器流傳絕罕。自民國以來，張氏子姓間持以來滬，金山程之龍與□□連，輒介以歸余齋。」（註 6）傳說中，陳子畦是陳鳴遠的父親，張氏子孫有陳鳴遠器，就一點也不奇怪。

陳克力收藏宜興砂器，源自龔心釗的影響，他在圖譜的序中說：「抗戰勝利後，有榮寶齋李氏，常以砂器求售，且源源而來，乃得大量收藏；僅數月，即得數十件，且多精品，嘗呈龔丈賞玩，大為驚異，以其搜藏五、六十年，僅得數十件，而余僅以數月，竟得等量，令其嘆為異數。」

「爾後，得李氏相告，始知有海鹽張氏，因兄弟分釁，乃得陳鳴遠所存留傳砂器出讓，以此因緣，多入余手。」（註 7）我們對照一下他們兩人的敘述，松江張氏是楊崑木「楊中訥」的岳父，楊崑木與陳鳴遠則是相交甚厚。陳克力提到的張氏，是海鹽陳鳴遠常造訪的涉園主人。很巧，兩個都是張氏，都是他們子孫拿出來賣的。這樣的故事，在古董市場不是很耳熟嗎？

除了仿作的陶工、古董商外，其中的巧妙，得有可靠的介紹人，如榮寶齋，還要有一段，虛實相間，似乎本源可考的「故事」，才有說服力。

我們也很驚奇，在陳克力的藏品中，也出現「陳漢文」的鴛鴦水洗、荷葉水盤，陳漢文是誰呢？嘉慶本的「宜興舊縣志」有這麼一段話：「陳漢文，雍正時人，或曰子畦之子，工茗壺，尤善鋪砂，渾樸不讓前輩。」（註 8）陳鳴遠突然多出個弟弟！

如此一來，陳子畦、陳鳴遠、陳漢文，一門三傑的砂器，盡納齋中，對收藏家而言，一定大感不亦快哉，骨董商豈能不源源供應？

四、

有幾把陳鳴遠的紫砂壺，值得探究。首先，是天雞酒壺。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天雞壺（圖 7），一九九五年曾到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。雞首朝前，肩部一周繩紋，與雞首相對的肩部貼著銜環獸首；腹部一圈，兩字一行刻「柏葉隨銘至，椒花逐頌來。庾子山句，廉讓書，鶴邨仿古，壬午重九前二日。」有陳鳴遠、鶴邨兩方印款。（註 9）

這只天雞壺受到研究者的重視，有兩個原因：

一、吳騫的「陽羨名陶錄」中，記載他自己「予嘗得鳴遠天雞壺一，細砂，作紫棠色，上鈐庾子山詩，為曹廉讓先生手書，製作精雅，真可與三代古器並列。」天津博物館藏的天雞壺，會不會正是吳騫珍藏過的那一把？

二、這把天雞壺有鶴邨的名款和印款，如果這真是陳鳴遠的天雞壺，正可以證明他的確有另一

個號叫鶴邨，或者他的號是鶴邨不是鶴峰。

第一個問題，這把壺會不會是吳騫的那把天雞壺？個人較持保留看法。吳騫對天雞壺的胎色寫得很清楚，「細砂」，「作紫棠色」，天津博物館的天雞壺土胎顆精明顯，不像細砂，顏色也呈咖啡色，紫棠色應該是紅色為主的暗紅色；土胎的質感顏色，兩者都不符。

吳騫還寫過天雞酒壺贊（註 10），已點明這把壺是酒壺，他的贊有「宛爾和風，弄是天雞，月明花開，左挈右提，浮生杯酒，函谷丸泥」的句子，宋伯胤先生曾發現，此贊在吳騫親自編刻的「愚谷文存」中，作了些修改，結尾是「印須紅友，其樂如泥。」（註 11）

此贊流露出吳騫寶愛此壺的心情：月明花開時節，在陣陣和風中，把玩著天雞壺，「左挈右提」，右手看看，換左手拿著瞧瞧，愛不釋手。照「左挈右提」文意，天雞酒壺應該有把手或提梁。「紅友」是紅赤色的醜，似乎也指天雞酒壺的胎土（泥），顏色像紅友般的赤紅，表面閃著光彩，讓人賞玩再三，其樂無窮。天津博物館的天雞壺，沒有把手，左挈右提顯然不方便。因此，從胎土粗細質感顏色，以及壺的造形等等，看來都不符吳騫所記。

五、

另一個問題，陳鳴遠號鶴邨嗎？有學者懷疑，陳鳴遠號鶴峰，是吳騫轉載自徐喈鳳的「宜興縣志」（已佚），他會不會一時筆誤，鶴邨寫成鶴峰？

博物館藏品，鶴邨款砂器頗多，有的陳鳴遠和鶴邨兩印款並存，有的只蓋鶴邨。其中不乏精品，以致讓人相信，應只有陳鳴遠這樣的陶藝家，才做得出這樣的作品。

個人認為，筆誤的可能性不大，因為陽羨名陶錄中，另收錄有張廷濟「得少山方壺於隱泉王氏」，寫下記此因緣的詩，其中一首「活火新泉逸興賒，年年愛鬥雨前茶，從欽法物齊三代，便載都籃總一家，竹里水清雲起液，祇園軒古雪飛花，與君到處堪煎啜，珍重寒窗伴歲華。」其中的「便載都籃總一家」句下，註有「兄子又超藏陳鶴峰壺」。這是鶴峰的另一例證。

李景康與張虹的「陽羨砂壺圖考」內，在雅流中記載「張氏昆仲」，文提到陳鳴遠曾至海鹽館張氏涉園，「考涉園在海鹽縣城南三里烏衣邨故址，亭池林木之勝甲於東南，而主人有稱醜舫者，有晉樵諱柯字東谷者……昆仲甚眾，延鶴峰者未知誰屬，因并記之。」其下註「見吳騫涉園修禊記麗宋樓藏書志兩浙輜軒記藏書紀事詩」，「鶴峰」在此又得一明證。

這些例證都說明，鶴峰不會是吳騫偶然的筆誤。

「陽羨砂壺圖考」在陳鳴遠傳器中，另記張燕昌自述在樊桐山房見一壺題「丁卯上元為崑木先生製，書法似晚研，殆太史為之捉刀耳。」

這把丁卯壺相傳到了民國元年（壬子），流入經亨沐手中，經亨沐特別將所居取名「鶴壺精舍」，以誌欣遇。經亨沐又說，「此壺為海鹽樊桐山房舊藏，曾經張芑堂徵君採入陽羨陶說，謂其款字有晉唐風格……鶴峰曾客中允家為製陶器最多，此壺有壺隱一印為所製陶器中僅見之品，自與尋常所製不同，宜徵君之贊賞不置也。」（註 12）

經亨沐的丁卯壺是不是樊桐山房的丁卯壺，這是另一段公案，但這段記載值得注意的是，民國

元年經亨沐所記，依然稱陳鳴遠鶴峰，似說明民國以前不會有鶴邨的說法。陽羨砂壺圖考出版於民國廿三年，內有民初藏家紫砂器的圖片，曾重刊於詹勳華編著的「宜興陶器圖譜」中，其中有鳴遠壺底款的拓本，有前述丁卯壺的拓本及底款拓片，還有一把「陳鳴遠」印款方壺，這些壺沒有落鶴邨款的，陽羨砂壺圖考書中也不會提有鶴邨款砂器。

總結這些前後記載，大約可以推斷，民國二十年左右，也就是三〇年代之前，沒有過鶴邨的說法。蔣蓉自敘三〇年代時她的伯父蔣彥亭在上海仿作古壺，她指證鶴邨是蔣彥亭的款章，從年代看，倒是吻合的。(註 13)

天雞壺上既落了「鶴邨」款，周身兩字一行的一圈文字，也是清晚期以後常見的形式風格，而且前人取號，定別有寄寓，鶴在峰上，自能鳴遠，陳鳴遠別見匠心，也由此可見。天津博物館藏的天雞壺，列入上海仿古期的作品似乎較適合。

六、

陳鳴遠款的紫砂壺中，南京博物館藏有一把南瓜壺，壺形設計巧妙，常叫人嘆服。(圖 8)。

南瓜壺瓜棱飽滿可人，瓜蒂設計為蓋，瓜葉捲成壺嘴，瓜蔓彎轉為把，是一把象生壺，而且是象生器中的巧作。

壺身上有題款「仿得東陵式盛來雪乳香，鳴遠」，印款「陳鳴遠」。宋伯胤先生曾考證，認為此壺應稱為「東陵瓜壺」才對。(註 14)

與這把壺造形構思一樣的，還有兩把壺，一把現藏台北歷史博物館，另一把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但印款都是陳子畦。(圖 9)

南瓜壺最特別的是壺嘴的捲葉設計，及壺把的扭蔓形，器物造形有其傳承演化軌跡，這樣的造形觀念，會出現在康熙以前嗎？我們先看壺身，下寬上窄，蒂形小而邊緣不規則起伏，這樣的壺身壺蓋，可比對的壺，出現在嘉道之後，但壺嘴沒有突顯的捲葉，壺把也微起棱而已。

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兩把瑤瑯五彩瓜形壺(註 15)，年代正是陳鳴遠所處的康熙朝，這兩把四棱瓜形壺，壺身略扁，上下大小差不多，不似清後期的下肥上尖；壺口大，壺蓋周邊略折起似菱花形。而壺嘴與把，只如一般的壺，沒有任何象生的設計，與鳴遠南瓜壺明顯不同；即使是皇宮用品，造形設計還是簡單素樸，不見巧作。(圖 10)

另從陳子畦款的南瓜壺來看，其壺嘴捲葉的蟲咬穿孔手法，倒是在上海期的紫砂器上，屢見不鮮。

對照一下鳴遠蓮形壺(圖 11)，我們不禁要懷疑，南瓜壺嘴的靈感，其實是源自於蓮形壺。

蔣彥亭款的荷葉青蛙壺，捲葉做嘴，一枝荷花含苞扭曲做把，壺身包以荷花瓣，壺蓋上是可活動的蓮子，以青蛙為紐，更見巧思(圖 12)。香港茶具文物館另藏有一把蛙鈕荷葉形壺，大軒製，二十世紀作品，也有相同的象生構思。

無論是南瓜壺或蓮形壺，這類全壺象生巧作的設計，應該是晚清以後才出現的造形想法，鳴遠南瓜壺成於清末民初較為合理。

象生手法因題材的不同，繁簡變化，不同素材出現在紫砂器上，有早有晚，有的歷代不停的演化，如仿竹，有的則幾乎沒有多大變化，如菊瓣。南瓜壺從簡到繁，到全象生巧作，即使非鳴遠手製，其構思也算是一代絕品。

七、

細審陳鳴遠的作品，我們不能不提一九九七年的鳴遠專題展，這次展覽對研究鳴遠器真是一大貢獻，讓後學者有機會看到上百件的展品，專書「紫泥清韻陳鳴遠陶藝研究」對每件展品的印款刻款整理詳盡，頗便於比對。展品的內容，包括水注、水洗、臂攔、筆架、墨床、筆筒等文玩，有鳳尊、爵杯、回紋蟬等博古器，有茶壺、茶杯及筍、瓜、香菇、慈菇、荸薺、荔枝等等象生器，還有其他類，如盤、盒、佛像等等，種類繁多。(註 16)

展品的內容，包括龔心釗後人捐給上海博物館的龔氏藏品，贈給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北山堂藏品，主要得自張虹的碧山壺館。這些上海期的鳴遠款砂器，可以研究的角度很多，印款即其中之一。

統計紫泥清韻所附印款，「陳鳴遠」三字方印有四十一枚，「鳴遠」方印十四枚，「陳鳴遠製」四字方印八枚，「陳」圓印，「鳴遠」方印六例，「陳」圓印，「遠」方印一例，另外有「鶴邨」章，包括方印、橢圓印，共四十五枚。

除鶴邨印外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「陳鳴遠」三字方印，因為包括不在此次展品中的南京博物館的南瓜壺，已被斷為仿作品的陳鳴遠葵花八瓣壺，砂壺考所刊的方壺，陳克力藏品仿古鸚鵡杯、天津博物館的天雞壺，不少精品上，蓋的都是陳鳴遠三字方印款。

此印有幾個特色：

- 一、佈局一樣，「陳」在右邊，「鳴遠」兩字在左邊。
- 二、「陳」字的寫法一樣，左部首三個「口」掛在直劃上，「東」字筆劃朝上朝下如兵器的三叉。
- 三、「遠」字的起筆三橫短劃，第二第三劃右側有直劃相連，「袁」字的最後四筆如英文字母「M」。

為何陳鳴遠三字印款數量那麼多？出現在不同壺上的印章，竟好像同一個人刻的；這些印是否有相同的淵源？還是相繼參仿使然？

三字印款再細分，似又可分三式，一式是南瓜壺上的印，其遠字最後四筆「M」形兩角銳利（圖 13），一式是與鶴邨款同時出現的印，其遠字的「M」筆劃如蟲（圖 14），另有一式的「鳴」字四點作不同的爪形，「M」四筆也形如「凹」字的上半部（圖 15）。

如果對照出土的鳴遠款古壺，我們會發現，「陳」有不同的寫法，左部首不會都是三個口，「遠」字的最後四筆少有「M」形。上海期的鳴遠砂器，印款有較明顯的一致性，這是一大特徵。

順著印章的比對，南博的「南瓜壺」，中國砂壺鑒定簡述（註 17）書中所刊的「無垢壺」，宜興陶器圖譜書中，原砂壺考所載的「方壺」，似乎都是同一方印。

「無垢壺」的題款「是名無垢，置諸座右，為斐老道兄，鳴遠」，與上海博物館藏的「四足方壺」（圖 16）款字佈局順序，是一個模式，字也像出於同一人。「四足方壺」和「彎楞形壺」（圖 17），

印章幾乎一模一樣……餘此類推。許多壺透過印款的比對，將逐漸拉出一串關連來，我們便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，除非有明顯的時代風格差異，否則將這些明顯相關連的紫砂器，視為同一時期的作品，可能較妥當。

「陳鳴遠」印款如果是仿作，根據什麼仿刻呢？答案可能就在日本奧玄寶的「茗壺圖錄」書中。（註 18）

該書刊有兩把鳴遠壺，一把稱「浴後妃子」，梨形壺，有底款「丁未杏月鳴遠傲古」，「鳴」圓章，「遠」方章（圖 18），另一把稱「風流宰相」，有題款「從來佳茗似佳人，坡公句，鳴遠」，印款「陳鳴遠製」。（圖 19）

「茗壺圖錄」成書於一八七六年（清光緒二年丙子，明治九年），「風流宰相」壺形款印章，瀟灑脫俗，其「陳鳴遠製」四字方章的「陳」字，左部首正是三個「口」連在直劃上，「遠」字寫法，也出現在「紫泥清韻」書中附錄的四字方印上（圖 20），只是茗壺圖錄的「遠」字，左部首起頭兩點，紫泥清韻上的「遠」只是一點。

八、

台灣近二十餘年來收藏古壺風氣頗盛，出版了很多書，也刊出不少私人藏品，其中便有一些落陳鳴遠款的古壺，有紫砂，有朱泥。這些藏家手中的出土古壺，比上海期作品更接近陳鳴遠的年代，可能保存著較多陳鳴遠壺的特徵，值得去探討。

一九八九年福建漳浦清乾隆二十三年藍國威墓出土的朱泥壺，底款「丙午仲夏鳴遠傲古」，另有「鳴」圓章，「遠」方章（圖 21）。漳浦博物館館長王文經先生推斷，「丙午」是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年），宋伯胤先生考證，認為是陳鳴遠六十以後或近七十歲的作品。（註 19）這把壺出土時嘴已斷，泥質細純，光潤而發栗紅色（這點倒讓人想起天雞酒壺的細砂紫棠色），其款字書法有晉唐風格。此壺有墓碑紀年為憑，年代可靠，至少可視為雍正至乾隆早期朱泥壺的標準器，取來比對藏家手中的鳴遠壺，應該可行。

下面個人選了十把鳴遠款朱泥壺，和四把紫砂壺，試整理其中的特色：

瓮形朱泥壺（圖 22），底刻「鳴款」兩字，傳出自雍正墓，出土後經過整理，壺內和壺蓋內緣，留有出土殘跡。

朱泥扁壺（圖 23），底刻「鳴遠」兩字，和瓮形壺同款式，字跡也相同，經仔細比對，字款和漳浦丙午朱泥壺的「鳴遠」兩字，字體筆跡竟完全一樣。

閒中清正朱泥壺（圖 24），矮梨形，蓋緣有傷，壺蓋已裂為兩半，底款「閒中清正山水主人」，「鳴」圓章，「遠」方章，印款比對後，也與丙午朱泥壺相同。

陳鳴遠印款朱泥壺（圖 25），「陳」字圓印，「鳴遠」方印，出土時壺身裂為兩半，原以補釘固定，後經修補，壺底壺身還留著釘孔。

月下助長吟朱砂壺（圖 26），作梨形，底部「月下助長吟」款是楷字印款，不是刻款，另有「鳴」圓章，「遠」方印。胎土是較粗顆粒的梨皮，或稱朱砂。

陳鳴遠方印朱泥壺（圖 27），把下有一「香」字小橢圓印，底落「陳鳴遠製」四字方印，壺身飽滿。

鳴遠朱砂壺（圖 28），二層台壺蓋，二彎流斜出，胎土顆粒明顯，梨皮砂質，底「鳴遠」兩字。

明月滿前川朱砂壺（圖 29），梨皮砂胎，平蓋，彎流環把，底用竹刀刻「明月滿前川，鳴遠」七字，器形壯闊。

文人作伴朱泥壺（圖 30），出土沾粘仍未整理乾淨，梨形，流灣斜出，底刻款「詩人作伴文士同居」，「陳」圓印，「鳴遠」方印，印款遠字袁下四筆高聳誇張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清閒之時朱泥壺（圖 31），此壺的器形和漳浦丙午壺應是同一款式，底款「清閒之時有此可樂」，另有葉形香字印款，「鳴」圓印，「遠」方章。

平蓋笠紐桂花砂大壺（圖 32），紫泥摻桂花砂，點點如繁星。大壺，平蓋笠紐，壺嘴壺把形式少見，上側外側平，裡側下側彎，前後呼應。壺底兩小印，「陳」橢圓印，「鳴遠」方章。

荆溪陳鳴遠製紫砂大壺（圖 33），泥色純，底有「荆溪」橢圓印，與「陳鳴遠製」方印。

陳鳴遠製紫砂壺（圖 34），泥色茄紫，底方印「陳鳴遠製」。

螭紐紫砂扁壺（圖 35），淺二層台的壺蓋上以回首盤螭為鈕，蓋裂為兩半，壺身略扁，淺圈足，底內凹，刻「鳴遠」兩字。

這十四把壺，以質地細膩，有瓮形壺、扁壺、閒中清正壺，特別是此三把壺印款名款與丙午朱泥壺相同，泥色純朱，薄胎，質地堅硬；壺內修整乾淨，造形呼應精準，如瓮形壺，雖是朱泥小壺，卻有大壺器宇。

平蓋笠紐桂花砂大壺，器形僅見，壺嘴形狀曾見諸宜興陳列館的出土殘片，被視為明朝造形。壺高十一公分，前後廿六點五公分，但整體線條了無敗筆；平肩收腹，自然沉穩；印款自在，沒有上海期印款那種刻意的清楚。這把鳴遠壺，應值得好好研究。

不管是細砂朱泥，還是桂花紫砂，陳鳴遠稱調泥不苟，這幾把壺確有這方面的特點。就落款的位置看，十四把古壺無論是朱泥小壺，還是紫砂大壺，款都在底部，無一刻在壺身上，與上海期鳴遠器截然不同。用字用印也都精簡，最簡只刻鳴遠兩字，這種風格沿襲自明朝，如大彬款。而印款，多數是雙印，上圓下方，少數如丙午朱泥壺，名款印款兼用。用印的方式，與奧玄寶的鳴遠朱泥壺一致。

這十四把古壺未見有「陳鳴遠」三字的印款，上海期的鳴遠器卻大量出現；「陳」字左部首，這十四把古壺也沒有三個「口」排在一起的；古壺款中的遠字，袁下四劃也多似一隻「飛鳥」，兩側翼張，中間一筆似長尾，少有「M」形。這點也明顯不同。

總結這些出土古壺，款字佈局位置，有其一致的特點，卻與上海期鳴遠器清清楚楚的不一樣，而其泥質做工，的確找得到一些陳鳴遠工製壺擅調泥的面目，符合前人記載的鳴遠壺特徵，縱然無法斷定何者是鳴遠真品，或只是霧裡看花，但能探觸到一點鳴遠身影，就夠讓人流連再三了。

九、

做為紫砂壺的探究者，如能發現鳴遠紫砂真品，會像吳騫說的，其樂如泥！偏偏紫砂史不長，仿器又多，要論藏品真偽，難免多憑主觀論斷居多。

陽羨砂壺圖考中，推斷許多壺，用語如「似清初物」，「想必清初物也」，「似明末遺器」，張虹、李景康當年落筆，也一定常覺徘徊。即使今日公開的藏器不少，但礙於可靠紀錄不足，許多看法，對對錯錯，也只在收藏圈流傳。

陳鳴遠稱一代名家，年輕就享盛名，奇怪的是等他年老凋謝，卻似默默無聞，是他交往的那些康熙名人雅士，都比他先走一步，以致沒人為他的下半生留點足跡？還是如他另一別號壺隱，老來不再與名門望族周旋，甘於紫砂陶的素樸，當年盛事，不再回首？

這篇文章當然無力回答這些問題；個人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，對一些鳴遠器中的名品，提出一些淺淺的觀察，對鶴邨也存懷疑。透過出土古壺的比對，斷論也難周全，畢竟古壺本身即有真假爭議，以盲引盲，可能空話一場。

上海期鳴遠器的印款，只以書上所見比對字劃，不知原章款大小，一定會有失誤，期待有金石家能指正。另外如歐美博物館的鳴遠器，礙於因緣也沒機會親睹，如日本小學館世界陶磁全集所載的鳴遠包袱壺，器形優雅，據說有戊子銘，現藏弗里爾藝術館，他日盼能一見。

最後，台北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，能允借所藏鳴遠壺的照片，黃健亮先生，協助處理圖片，讓此文能順利完成，謹在此一併致謝。

附註：

註 1：徐啗鳳，重修宜興縣志，見吳騫，陽羨名陶錄。

註 2：謝瑞華、黎淑儀，論陳鳴遠，刊紫泥清韻陳鳴遠陶藝研究，P.46，上海博物館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，1997年。

註 3：宋伯胤，鳴遠砂壺出清漳，刊紫砂苑學步 P.69，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，1998年。

註 4：黃健亮，二十世紀初上海紫砂仿古公案研究，2003 茶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P.163，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，2003年。

註 5：蔣蓉口述，黃健亮整理，假作真時真亦假——蔣彥亭，刊唐人工藝，P.64，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，1991年。

註 6：汪慶正，陳鳴遠紫砂技藝若干問題的探索，同註 2，P.17。

註 7：陳克力，陽羨砂器精品圖譜序，淑馨出版社，1995年。

註 8：陸明華，試述陳鳴遠紫砂陶藝及有關問題，同註 2，P.31。

註 9：宋伯胤，記陳鳴遠紫砂東陵瓜壺，同註 3，P.86。

註 10：吳騫，陽羨名陶錄。

註 11：宋伯胤，記陳鳴遠天雞紫砂酒壺，同註 3，P.76。

註 12：李景康、張虹、陽羨壺圖考，一九三四年。

註 13：蔣蓉口述，黃怡嘉整理，同註 5，P.74。

註 14：同註 9。

註 15：廖寶秀，也可以清心——茶器茶事茶畫，P.106、107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2年。

註 16：紫泥清韻陳鳴遠陶藝研究展品簡目，同註 2，P.72。

註 17：房暗星，中國砂壺鑒定簡述，P.45，壺中天地藝術叢書，1992年。

註 18：蘭田與玄寶，茗壺圖錄，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台北重刊。

註 19：同註 3。

附圖：



圖 1，葵花八瓣壺，原刊茶具文物館羅桂祥藏品。



圖 2，蕾花壺，原刊宜興紫砂，兩木出版社。



圖 3，鴉尊，原刊紫泥清韻。



圖 4，鷓形水注，原刊茶具文物館羅桂祥藏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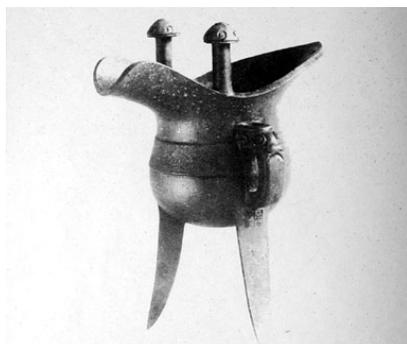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5，仿古爵杯，原刊陽羨砂器精品圖譜。



圖 6，爵，原刊紫泥清韻。



圖 7，天雞壺，原刊歷代紫砂瑰寶。



圖 8，南瓜形壺，原刊宜興紫砂珍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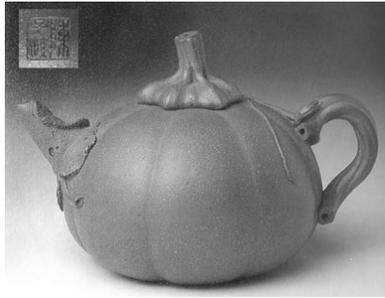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9，南瓜壺，原刊宜興茶壺精品錄。



圖 10，琺瑯五彩瓜形壺，原刊茶器茶事茶畫。



圖 11，蓮形壺，原刊宜興紫砂，兩木出版社。



圖 12，荷葉青蛙壺，原刊鄭哲彥收藏精選。



圖 13，南瓜壺上的陳鳴遠印款，原刊歷代紫砂瑰寶。



圖 14，左陳鳴遠印款，右為鶴鑑款原刊紫泥清韻。



圖 15，陳鳴遠印款，原刊紫泥清韻。



圖 16，四足方壺，原刊紫泥清韻。



圖 17，彎楞形壺，原刊紫泥清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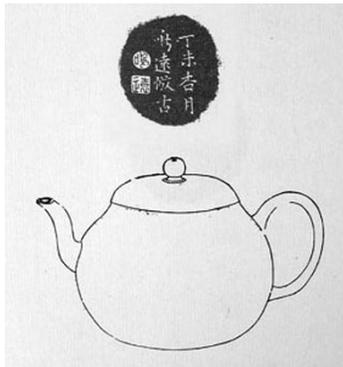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8，浴後妃子壺，原刊茗壺圖錄。



圖 19，風流宰相壺，原刊茗壺圖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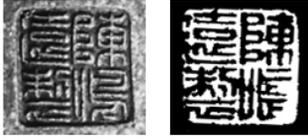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0，左為陳鳴遠製四字款，原刊紫泥清韻，
右為風流宰相壺印款。



圖 21，丙午朱泥壺。



圖 21-1，丙午朱泥壺底款。



圖 22，瓮形朱泥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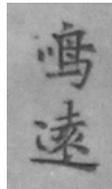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2-1，瓮形朱泥壺底
鳴遠刻款。



圖 22-2，瓮形朱泥壺出土時的狀況。



圖 23，朱泥扁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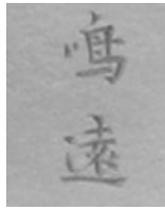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3-1，朱泥扁壺底鳴遠刻款。



圖 24，閒中清正朱泥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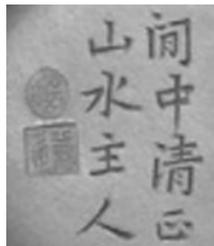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4-1，閒中清正朱泥壺底款。



圖 25，陳鳴遠朱泥壺。



圖 25-1，陳鳴遠朱泥壺印款。



圖 26，月下助長吟朱泥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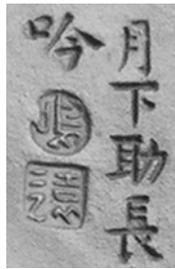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6-1，月下助長吟朱泥壺印款。



圖 27，陳鳴遠方印朱泥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

圖 27-1，陳鳴遠方印朱泥壺印款。



圖 28，鳴遠朱泥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

圖 28，鳴遠朱泥壺印款。



圖 29，明月滿前川朱泥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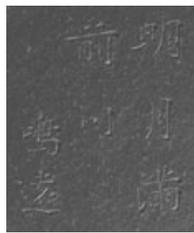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9-1，明月滿前川朱泥壺印款。



圖 30，文人作伴朱泥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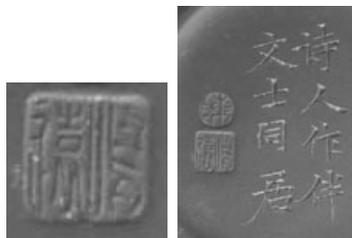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0-1，文人作伴朱泥壺底款。



圖 31，清閒之時朱泥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

圖 31-1，清閒之時朱泥壺底款。



圖 32，平蓋笠鈕桂花砂大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

圖 32-1，平蓋笠鈕桂花砂大壺印款。



圖 33，荆溪陳鳴遠製紫砂大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

圖 33-1，荆溪陳鳴遠製紫砂大壺印款。



圖 34，陳鳴遠製紫砂壺，成陽基金會收藏。



圖 34-1，陳鳴遠製紫砂壺印款。



圖 35，螭紐紫砂扁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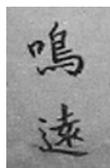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5-1，螭紐紫砂扁壺底鳴遠刻款。